

台湾 深度

基隆中元祭：不再打破头后，年轻参与者如何看待百年传统的变与不变？

基隆中元祭迄今已有168年的历史，在这百年洪流中，有哪些改变了？又有哪些不变？



2022年8月11日，民众在基隆八斗子放水灯。摄：陈焯輝/端传媒



王怡蓁 [+](#)

端传媒记者 王怡蓁 发自台北 | 2022-08-21

【编者按】农历7月是台湾传统鬼月，从7月1日鬼门开后，台湾将经历达一个月的鬼月，期间除有许多禁忌外，全台各地也会举办各式祭仪活动，本文介绍的基隆中元祭，名列台湾国家文化资产，从老大公庙开龕门起，基隆陆续展开许多民俗活动，举凡斗灯遶境、水灯游行、放水灯，再到主普坛普度、跳钟馗等，皆为中元祭的重要活动。

基隆中元祭迄今已有168年的历史，在这百年洪流中，中元祭在时间的淘洗后，有哪些变与不变？端传媒访问制作水灯的工艺师杜烽睿，他曾是台湾最年轻的“文化国宝”，左手剪纸为无形服务，右手剪发为造型捉刀，透过杜烽睿之手，他所设计的水灯承载了哪些意念？

多位受访者告诉我们，在这流传数百之久的传统祭典中，亦存在著世代与性别议题。中元祭系由15个宗亲会（同姓氏组成的联谊会）轮值举办，每15年一轮的制度，也面临到传承断裂的议题。艺术家李奇鸿以自身实际参与的经验提及，宗亲会普遍呈现人口老化与缺乏女性身影的现象。

即便中元祭随著时代演进逐渐观光化，但祭仪的目的未变；潮湿的港都基隆一样多雨，但有更多年轻人带著对故乡的使命回家，他们想让市民与更多人看见基隆。在百年传统的变与不变中，看见他们如何推动改变，与维系那些不变。

“我在基隆庙口附近长大，一到中元祭时，家家户户会搬著板凳出来家门前看热闹。后来，我去到中美洲当起背包客，想起这段儿时记忆，特别规划前往墨西哥看亡灵节。对我来说，基隆中元祭的精彩度不输亡灵祭，但差别在于，他们无论老老少少皆少全民参与其中，看待死亡的态度不是惧怕。这让我想到，中元祭也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事。”雨都漫步创办人苏筱岚说。

农历7月被台湾人称为鬼月，在佛、道教中，农历7月15日会举办普度法会，这个日子在台湾称为中元节。全台各地在家户、社区或是公司行号前摆出供品，让“放假”的好兄弟（台湾对于鬼的尊称）饱餐一顿。各地习俗略有不同，最特别的是，基隆是透过15个宗亲会（同姓氏组成的联谊会）轮值办理中元祭典，举市热闹、欢腾，与其他县市的氛围显有不同。

基隆中元祭，整个流程是这样的：先是在农历7月1日老大公庙（又称义民庙）开龕门，象征鬼门开；13日在基隆市区举行迎斗灯遶境活动，今年由主普黄姓宗亲会斗灯为首，接续各姓氏宗亲会斗灯与花车；14日在市区进行封街水灯游行，晚间11点水灯再移至八斗子海上燃烧；15日在主普坛进行普度仪式，以跳钟馗进行送孤，并将大士爷等神尊烧化；最终在农历8月1日关龕门，将主普手炉交接给下一年度的宗亲会。

从历史来看，基隆先民多为中国福建漳州泉州移民，漳人于雍正年间便于基隆地区拓垦居住，而泉人则较晚于嘉庆年间才来到基隆，因平原地区已由漳人开垦，泉人遂往山边垦殖。而两族群间语言与信仰皆不相似，在拓垦的过程中因利益问题分类械斗情事不断。1851年（咸丰元年），双方冲突不断，并于1853

年，漳泉间爆发大规模械斗事件，死伤一百余名，甚为惨重。

事后，地方父老认为双方经常大打出手、死伤无数，因而相约双方识者协议，将百余名械斗亡者的遗骨合理埋老大公墓（现称老大公庙）供奉，象征双方和解。此外，双方也协定，漳泉两方会以普度赛会的形式，取代过往动辄的械斗，这也是中元祭“以赛阵头取代打破头”的由来。

1855年开始，11个宗亲会（张廖简、吴、刘唐杜、陈胡姚、谢、林、江、郑、何蓝韩、赖、许）轮流担任主普举办中元祭，直到1979年，扩大为15个宗亲会（增加联姓会、李、黄、郭），中元祭举办迄今已有168年历史。

此外，由于基隆的港口背景与清法战争（1884至1885年）的因素，在基隆死去的多是各国异乡人，因此，普度桌上还供奉了法国面包、寿司、三明治、红酒等异国料理。流传百年的基隆中元祭被台湾行政院观光局列为“无形文化遗产”的节庆活动，2008年被文建会（台湾文化部前身）依据《文化资产保存法》指定为国家重要民俗活动，为台湾史上第一个被指定为无形文化遗产的民俗活动。

不过，在年轻人眼里，传统祭祀活动不一定符合当代需求，传承逾百年历史的民俗活动，又有哪些变与不变？端传媒采访在基隆成长，又到外地求学工作再返乡的年轻人，试图从他们的眼中，看见这个属于基隆的中元祭。



以水灯记录基隆历史的阴阳剪刀手

水灯就像一张邀请函，邀请海上的好兄弟接受供祭、闻经忏悔；房子是让人休息的地方，而点火燃烧后形成一道光，为先人指路。三层楼高的意涵代表天、地、人，前头有华丽装饰，后头则是一片朴素，“有前无后”就是伤心的事到此为止。

32岁的水灯工艺师杜烽睿娴熟地制作三层楼高的刘唐杜宗亲会水灯，他将仙女人偶涂上胶水，插入上头缀著珠光宝气的水钻装饰与七彩虹条的水灯上。他自信介绍起今年水灯的特色，“今年的比去年大一寸，会长大到轮值主普那年。每年的主题都不一样，而且要随著时代演进，今年我就以七彩的装饰象征婚姻平权的概念。”杜烽睿补充，他还把凤凰做得很大只，“代表凤仪天下，性别平等，彰显女性的力量”。而一旁的亲戚正在制作灯座，再过两天，这座豪华的水灯将要在八斗子的外海施放启程。

“水灯就像一张邀请函，邀请海上的好兄弟接受供祭、闻经忏悔，”杜烽睿表示，房子是让人休息的地方，而点火燃烧后形成一道光，为先人指路。三层楼高的意涵代表天、地、人，前头有华丽装饰，后头则是一片朴素，“有前无后”就是伤心的事到此为止。杜烽睿说，“我制作的水灯比起传统水灯还要来得华丽，是因为我希望它看起来更欢乐、也更像是艺术品，”他补充，之前还做过中西合并、中日合并的建筑方式，也是由于基隆自身的地理位置与历史发展，因而有许多不同国家的亡魂长眠此地，他希望透过水灯能让他们得到慰藉。

杜烽睿儿时住在八斗子附近，自小熟悉宫庙文化，折莲花、纸船，也跳过阵头、演过歌仔戏的小生，每到中元祭，有“做热闹”人家约了就去，像是宫庙出阵头、做水灯，放水灯，他全数参与。他忆起放水灯时场面热闹，加上烟火秀，岸边总是挤满观赏这场盛会的民众。

青少年时期的杜烽睿还没加入宗亲会，偶尔在宫庙帮忙折纸船，有艺术天份的他把纸船越做越大艘，在水灯游行时被称赞，长辈纷纷口耳相传“这个年轻人很厉害！”，在八斗子这样的小渔村里，杜烽睿的事迹立即传开。19岁那年，刘唐杜宗亲会（相传此三姓氏为同一宗族）的长辈要他帮忙做水灯，他一口答应，但没有正式制作水灯经验的他，心里很是担心，但已经应允的事再怎样也得硬著头皮上阵。他开始翻阅书籍，甚至去糊纸店买纸扎屋研究骨架结构，他笑称人生买的第一栋房子是纸扎屋

10多年来，他尤帅目邈制作水灯。2012年时，年仅21岁的他被国家列册登录为“文化遗产技术保存者”，成为台湾最年轻的“文化国宝”。而该契机则是刘唐杜宗亲会轮值主普当年（2011）为建国百年，杜烽睿为此打造了宽12呎、高7呎，以往主普的水灯不超过8呎，但杜烽睿以这座约莫一层楼高的巨型水灯，打破历年纪录！

平常杜烽睿是一名美发师，右手持著剪刀为客人设计发型。到了农历7月，便跟发廊告假，化身为水灯工艺师，最特别的是，他是用左手制作水灯。“有一次我把水灯的装饰拿回发廊剪，同事突然发现，平常我用右手剪发，剪水灯装饰却用左手，我也很惊讶，换回右手，就剪得歪七扭八。”杜烽睿因此被称为阴阳剪刀手，左手负责无形、右手服务人间，他笑称自己是“从天上、人间服务到阴间，一手包办”。

正因为长年参与中元祭，杜烽睿熟知祭典中的科仪与其意涵。然而，经社会演进与时代变迁下，环保、动保等意识逐渐抬头，许多传统元素成为历史的注脚。他忆起儿时的中元祭是越夜越热闹，像是过年一样，全基隆的居民参与其中，但随著各种形式的“节约”，游行甚至不能超过晚间10点。

1952年，国民政府实施“节约拜拜”（统一祭拜时间），将原先订在月底的放水灯、普度及送孤的仪式往前挪到15日举办，最明显的影响是潮汐变化，月底海流退潮，水灯能够顺利漂向海上并越飘越远，但改到15号则会遇上涨潮，得透过人力下水边游边推，费力地将水灯推向外海。基隆人相传，若水灯推得越远、烧得越旺，那个宗族的后代就会走得长远。然而因为更改日期后，必须在涨潮的时间放水灯，经常发生水灯推出去又被海浪冲回来的情事，让地方耆老认为“不吉利”。

然而，杜烽睿对于水灯的求新求变也惹来一些长辈的不谅解，像是对杜烽睿制作的水灯造型与传统颜色不搭便有微词，但杜烽睿对自己求新求变的创作也铁了心捍卫到底。“我不管，这就是艺术创作，他不只是供品也是艺术品，”杜烽睿笑著说，等到他制作的水灯开始上街游行而大受好评后，也让那些批评他的长辈转而认同，说让他们很风光。

从宗亲会的成员年龄组成来看，大多数由年长的长者参与，并由具声望的长辈主导宗亲会，年轻人的声音较难受到关注。此外，年轻世代主观意识较强，但宗亲会则以凝聚向心力为主，导致年轻人参与宗亲会意愿低落。杜烽睿提及，“刘唐杜宗亲会的长辈从十几年前看到我们这些年轻人愿意参与，就放手让我们做，但其他宗亲会确实还是长辈居多。”

仔细观察这座出自杜烽睿之手的水灯细节，正中间竖立的两尊人偶代表漳、泉族群，一旁的鱼、虾、蟹则象征基隆的海洋特色，七彩则是婚姻平权与和平，一旁的大凤凰代表女性。杜烽睿强调，女性较少参与宗亲会，缺乏女性的声音，因此他要凸显女性的角色；除了用水灯彰显在地民俗，他也为性别平权发声。

农历14日这天，端传媒跟著各家宗亲会的水灯头、花灯与阵头的车队来到八斗子望海巷，晚间10点现场早已挤满人群，更有人早从6点就来卡位。15个华美的水灯头代表15个宗亲会，整齐一致地摆放在会场，随

著道士进行科仪，宗亲会的男男女女也以3至4人为一组，举起水灯上肩，扛著这乘载著引路与祝福意涵的纸船，向暗夜却喧闹不已的海水走去。

杜烽睿作为主祭，拿著招魂旗帜走在队伍前头，那名协助制作灯座的亲戚则扛著水灯，准备择定时间下水，将水灯推往海上。水灯落水了，熊熊焰火旋即照亮暗夜的海面，约莫30秒的时间，杜烽睿一刀又一刀剪扎的水灯成为一团火球，一颗又一颗的往海上漂去。

老里长之子，带领基隆进行艺术改造

“以前基隆经济太好了，宗亲会里随便一个头人出1、200万元来举办不是难事，过往较劲意味也浓厚。现在，有些人丁稀少的宗亲会，只求轮值那年能够办完就好。”

在新竹求学、生活10年的李奇鸿是一名艺术家，去年主普的李氏宗亲会其中元祭主视觉出自他手，他以符箓作为发想，在基隆港边设置了比一个人还高的彩虹符咒。

李奇鸿在新竹生活时，适逢新竹科技园区蓬勃发展，吸引大量人力移往当地。“当时我感觉到，相对于新竹，基隆好像没有变化，停在某一个时间当中，”他说也庆幸，正因为基隆的不变，也才有机会保存传统的民俗文化。

不甘在大学教课的李奇鸿回到基隆著手社区营造，他在文安里一带成长，那里是基隆最热闹的区域，接近碇子顶（渔市）、港口、火车站与庙口。他的父亲担任地方里长，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，一同服务社区。“以前的社区营造聚焦在一乡一特色，现在则是强调生活共同圈与文化带，不只局限在小小的社区中。”他说。

主普15年一轮，李奇鸿经历过三次由李氏宗亲会主普的中元祭。他说，小时候遇上中元祭，会搬板凳到家前看热闹，直到上了大学，他的父亲拿了符箓要他做设计，他便因此担任宗亲会主普的美编。2021年，李奇鸿正式成为主普要角，并主导中元祭的视觉设计。

虽说基隆不变，但李奇鸿还是感受到传统文化逐渐式微，以往全基隆热闹奔腾的中元祭已不复见。他观察，过往的中元祭是全市民积极参与，讲究传统的科仪祭典，现在则由政府主要推动，即便文化论述力较强，但民间力量则相形薄弱，参与感较低。宗亲会的世代更迭、年龄老化、经济衰退都是原因，“以前基隆经济太好了，宗亲会里随便一个头人（领袖）出1、200万元（新台币）来举办不是难事，过往较劲意味也浓厚。现在，有些人丁稀少的宗亲会，只求轮值那年能够办完就好。”

李奇鸿指出，由宗亲会举办有其特色，但也是一种阻碍。其一，轮值时间为15年，若主要参与的长辈未将仪式传承下来，轮到后人举办时，将无所适从。且不同姓氏者不能参与宗亲会，女性身影也罕见其中。他

特别指出，宗亲会普遍呈现人口老化，以及缺乏女性声音等现象。

去年是李奇鸿最为积极参与的一次，由于中元祭的灵魂人物之一就是李氏宗亲会的道长，因此李氏宗亲会主办时，特别彰显道教的精神。“我把李道长画的符上了七彩的颜色，道长很高兴，改变传统黄色符的印象，很漂亮，”李奇鸿翻转符纸的传统印象，并重新将符篆的意涵传达给市民；尤其在疫情严峻的2021年，中元祭禁止地方参与游行与放水灯，祭典显得冷清，李奇鸿借此机会，把放大版的符篆放在港边，将祝福分散给群众。

“有些不同信仰的民众很反感，质疑那么大的符会不会招来不好的东西？”李奇鸿认为借由艺术创作，引起正反评价才能带来讨论，他看到有网友回复反对的声音，“中元祭本来就是佛、道教的信仰，如果你不信，那会有什么问题。”

在李奇鸿返乡的这些年，他不断思考如何在不变的传统中创造新的可能。他发现，单纯的口述难以引发民众兴趣，因此他将文化带入艺术创作中，让文化得以被看见、凝聚向心力。2015年基隆市府宣布将拆除文安里两座历史悠久的天桥，他发起“天桥不见了”系列活动，让市民用艺术创作布置即将拆除的天桥，过程中，市民得以重新讨论公共空间的去留与在地集体记忆，也让政府注意到地方的声音。

李奇鸿看了三十多年的水灯，兴奋与感动之情逐渐疲乏，即便祭仪内容没有太多更动，但他反而感谢中元祭没有太大改变，让传统元素被留存。在变与不变之间，他认为，应该保留那些祭仪的形式，但透过新的方式来记录、转译，将这样的在地文化传承给年轻人。





文化团体雨都漫步成员，(左起)张惠媛、苏筱岚、邱榆。摄：陈焯 /端传媒

基隆游子们回乡讲述地方故事

基隆总是雨下个不停，地板因潮湿而显得又脏又旧，没人想留下，只想长大后离开；但这几年的基隆真的不太一样，有更多年轻人回来了。

在中元普度这天，端传媒与基隆在地文化团体雨都漫步约在主普坛。雨都漫步是一群基隆在地青年组成的社群，2015年开始，他们透过主题式的“旅行”让参与者认识基隆，其中，更强调属于基隆人集体记忆的中元普度。成员们都是在基隆出生、成长的年轻人，但也共同离开基隆、前往其他县市就读大学、工作。

主普坛位于基隆中正公园，由于依山建筑，矗立高地的地理位置可以俯瞰基隆市区，三层楼高的中式古楼建筑，每年只在农历7月才点灯，从远方便能看到光彩夺目的主普坛。记者爬上中正公园时，一旁有外地游客，也有年迈的在地基隆人正要前往普度。

先是穿越一道缤纷耀眼的彩色光廊后，一头全羊与两头全猪供品，摆放在主普坛的入口处，由于天气炎热，全羊、全猪身上塞满冰块以避免腐败。在视线的正后方，则是摆满长长的三连桌，有荤食桌、素食桌、西洋桌，还备有给好兄弟饭前梳洗的器物桌，一旁备著像是捏面人般精致的米雕作品，供好兄弟欣赏。

往地上看去，供桌底部放上一锅麻油鸡，这是准备给因难产而亡的产妇享用。相传无法上桌的原因，一是男尊女卑；二是产妇身体不佳，怕被吹风才会放在供桌布里头，也有月内女性不能出月内房意涵。最后一道餐点，则是半生不熟的空心菜汤，象征“有心请你，无心留你，吃饱请走”。

道士在进行法会后，会将一部分的供品，像是米、糖果、糕饼等从祭坛上抛出，称为散孤，用意是将食物分送给好兄弟，人们若食用这些供品则会得到好运。祭坛下的男女老少奋力抢接道士抛出的食物，祈求好运随之而来。

以往都在普度现场带导览的雨都漫步成员，今年因不带导览而显得轻松许多。张惠媛住在靠近瑞芳的深澳坑，离基隆市区有段距离，因为交通管制，过往中元祭水灯游街时，学校会提早放学，让学生尽早回家，

张惠媛对于中元祭的儿时印象，顶多是得赶在交通管制前回家，或是参与家里、社区的普度记忆而已。

后来在台北工作的张惠媛，直到前几年参与雨都漫步，才回到基隆参加中元祭。她说在自己的成长印象中，基隆总是雨下个不停，地板因潮湿而显得又脏又旧，没人想留下，只想长大后离开。“但这几年的基隆真的不太一样，也有更多年轻人回来，”她说在重新认识与理解自己出生的故乡后，才发现中元祭为邀请老公公来参与而发展出的各种活动，是很温馨的仪式。

农历7月间，台湾社会有许多禁忌，不能玩水上活动、夜游、吹口哨、甚至是夜间晾衣服等。不过，雨都漫步的成员皆认为，在基隆的忌讳比较少，大家反而是期待活动、祭典，而不是什么事情不要做。

住在离基隆市区更远的暖暖区的邱榆，求学时期同样为了要赶在中元祭前回家，没有机会深入参与祭典。“我大学读人类学系，系上有很多的原住民同学，他们很详细地介绍自己族群的文化，很有认同感；但我发现自己却讲不出来，不知道要怎么分享基隆特别的地方。”出社会后，她不断重新思考大学时期的困惑，而来参与雨都漫步的活动，便是想解开这个困扰自己已久的问题。

“基隆年轻人一直往外跑，直到现在，还是有很多年轻人认为外县市的工作机会比较多。”邱榆认为从外地学习到的经验，可以带回基隆，滋养在地的团体。

看著现场的活动与人潮，邱榆说，前两年遇到疫情，基隆中元祭的活动比较低调、冷清，直到今年又开放，人流都出来了，非常热闹。

苏筱岚自小在庙口附近长大，谈起中元祭的印象，就是与儿时玩伴拿著凳子在家门口看热闹。其他民众也会为了卡个好位置，挤到天桥、高楼上去看水灯游行。

雨都漫步创办人苏筱岚高中就到台北念书，后来在台北、北京工作。她曾到中南美洲当背包客旅行，直到2015年才回到基隆。谈起雨都漫步的活动，她说就是从中元祭的活动开始纪录起。“我在外地结交的朋友，他们都觉得基隆的中元祭很有趣，这也是我觉得一年之中，基隆最热闹、精彩的时候。”她提及，国小时，老师会教中元祭与宗亲会的相关知识，由于她的姓氏是小姓，归属在连姓会中，她算了算自己的姓氏，轮到她姓氏的宗亲会，要等到她40岁才看得到。

随著年轻一代渐渐认识到自己出生成长的土地，开始以自己的语言讲述属于故乡的故事，并用创意诠释地方祭典，虽偶有与传统观念对撞的时刻，双方也都在学习相互倾听与彼此理解。

就像是，苏筱岚说，雨都漫步有一年举办中元祭“阳光普照”活动，那年主办的宗亲会看到他们准备的白灯笼，认为很不吉利，要求他们更改。今年的主题则是“疫常关系”，透过169年前基隆疫病大流行的历史对照现今的台湾社会，他们规划了一系列与疫鬼相关的活动，开发实境探索游戏，其中一幕画面，是供品飞

起来，“宗亲会的长辈看到皱眉，他们说供品不是实体就算了还飞起来，很不尊重老大公。”

讲到中元祭活动的世代断层，苏筱岚深有同感。她说，宗亲会多为60岁以上的男性参与，而宗族中的女性因为结婚出嫁，或配偶也不是同姓，因此女性难以成为主要参与者。女性在祭仪中，比较属于旁观或协助者的角色。实际上，女性在祭仪中也有许多禁忌，像是女性不能碰触到用来请神鬼的竖灯篙，月事期间也不能参与祭仪。

不过，苏筱岚提到世代间的摩擦其实只要透过沟通便能逐渐缓解。她观察到，台湾人看待传统文化与过往已有所不同了，对于死亡的态度正在转变，像是台南美术馆的地狱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而这也带给中元祭一些改变。

她推论，或许是民间开始正视自己的文化，也可能是政府更用力推广观光与强化文化脉络；基隆的中元祭重新被理解、观看，来自于被列为文化资产，作为观光的一部分，因此几十年来中元祭逐渐地观光化，祭典本身逐渐像是一场嘉年华会。

变的是，这些年轻人参与的中元祭，已是观光脉络下的中元祭；不变的是，中元祭一样抚慰了亡灵，也为还在世的我们，带来心灵的安定。



2022年8月20日，基隆一间废弃的造船厂。摄：陈焯 /端传媒